

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一

120
21
47

内閣文庫			
函	冊	架	漢書類
三	五	五	漢書類
四	一	九	漢書類
函	冊	架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69	
冊數	21 (21)		
函號	284	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學 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凡十五年

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右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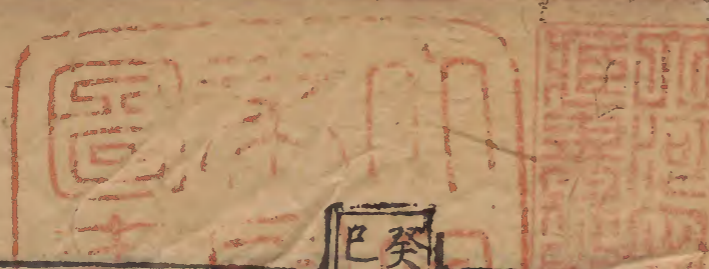
先是脫麻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類哈麻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秃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復相謫太平罪追至中別兒怯不花般陽秃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右丞

發明

力共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初交初陰柔小人不

續綱目卷之二十七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



足傾覆其於實緒然赧汗而其刑渥凶也聖人既著其
義於象而於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志小謀大力
小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乃公事也哈麻以
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是時脫哈麻
斗管下愚之才當國家右丞之任是時脫哈麻
之救已於焉召用君德昏庸群小盤結厥後誘帝淫
奢專權自恣而覆餗之戒明矣

立分司農司

先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
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合左丞烏
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至

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
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
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放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
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就以領其所募之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品十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品二百人者正
人給鈔十錠
期年散歸

廣義 此雖權宜救弊之術抑末也孰若去邪佞近忠
直求賢才擇將帥立綱紀厚風俗去奢侈崇儉
約下詔罪已寬恤民隱強於為善乎如此庶可以回
天意而得民心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元如彼何哉論
者勿以脫脫是舉為非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
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
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

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
郵出齊守璧社湖會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
城門已閉士誠遂擄高郵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
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雖辨說百端而士誠
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而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
士誠怒使曳倒樵碎其膝而尚之時論大科
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發明

春秋之法凡夷狄亂華伐在四鄰則責其國伐
在遠國則罪近鄰皆所以示急於攘狄之反皆以
元故夷狄綱目既正其罪於前故凡群盜之亂綱目
兵起書之若夫士誠白駒場民今而舉兵唱亂綱目
胡為亦可謂嚴哉雖呼於此可見攘狄之尤急矣立法
若是誠初非真能攘狄者使其能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若齊桓管仲之攘夷狄安中國則綱目亦必以起
矣士誠之若夫李齊不臣而死故綱目亦必以起
兵予之矣若夫李齊不臣而死故綱目亦必以起
以全節予之矣若夫李齊不臣而死故綱目亦必以起
廣義 抑觀士誠此舉即壽輝之見耳厥後被我
太祖皇帝之擒豈不宜哉嗚呼若李齊者真視

死如歸者也孔子所謂
志士仁人舍齊其誰歟

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赦。命淮南行省平

軍政事福壽擊張士誠。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發明

文二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
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
乎民也。今而書不雨至于秋八月而不曰至于秋八
月不雨者蓋後書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順帝意也
夫書不雨至于秋八月而止即八月常雨矣然而不
書八月雨者見順帝無意於雨而不以民事繫憂樂
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元衰自此始矣。凡若此類者
皆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君子合而觀之然後知春
秋綱目無
間然耳

九月朔日食。帝還大都。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
路治中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水兒南星侍御史左谷納失里後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略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于

斬水破之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蕪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壽輝將王善既尚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徒數與力戰壽輝中箭墮馬捷下馬掖之俱被執壽輝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痊父是德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諱賊之事聞贈濟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麻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蕃僧為司徒如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不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潘堯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一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無碍也君臣深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發明

以嗚呼自古小人愚誑其君以取寵者未嘗不其深居禁中勿獲臣下而肆為妨賢病國之事宋之徽宗蔡京等替其浪遊墨陌勿恤國攻而謬為豐亨豫大之說然二君者皆不旋踵而亡國小人之禍可勝言乎哈麻以姦邪鄙夫驟得權用於是陰進西番之荒淫無度者實哈麻有以外啓之也迹其所為雖喋

尹萬段何以償欺君之罪哉故書賤之

廣義 昔者陳靈公君臣淫蕩以亡國至今為識者所鄙今而元之順帝抑有甚焉求其國之不亡者

萬無是理也

大同疫

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

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擾滁州城稱王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發明 觀綱目所書元之災變最異者如棗陽童子暴

有者也夫以有行世陰陽不和物乖戾此因氣有順逆故其變有常世陰陽不和物乖戾此因氣有順逆故其變有常異是故三王邁德七曜順序可見世變之與人心未嘗一毫之差忒也所以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要當恒其厥德云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發明 莊二十八年經書臧孫辰告糴于齊君子幾之

傳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糴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是時京師乏食和糴浙西則其國用之窘可不見乎順帝奢淫之念觀此而可已也元入院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節用愛人為罪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疾癘死者無算

帝如上都。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

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

誠

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計張士誠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眾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發明前書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其

有擊賊之實則當時之事勢蓋可見矣

二月以定住為左丞相瑄南班哈麻並為平章政事

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蓄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第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瀾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從是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瀾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廣義嗚呼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順帝也况哈麻于時進僧以中其欲哉故于時言聽討

廣義

從者惟一哈麻而已脫脫雖有功安能勝於哈麻耶
是以哈麻姦計一出脫脫俛首聽命可畏也夫曰脫
脫亦有罪乎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然其信用汝中
相召怨於哈麻皆其智之不明而量之不決也雖其
君命之不敢抗要亦
蓋濟無及矣惡得賢

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
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
相食者

發明

綱目書繼歲多矣未有若順帝之甚者前書江
西湖廣大饑而此書大都大饑疫則民之憔悴
極其至矣當時盜賊蜂起郡縣陷沒元之君臣方且
恣為淫樂不恤國政略未見其憂民賑濟之心而志
益荒矣天怒於上民怨於下而愁不之顧然則天
之不可不為可得不為乎後之人君可不以為鑒

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
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
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
造木為置藏其中運水上下置上鼓三聖殿置腰立
王女捧時刻鑿時至輒浮水上而擊無分毫差鳥鐘一縣
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鳥鐘一縣
時御鳳在側者皆自能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
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
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
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
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瑟琵琶胡琴響板拍板每宮
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發明

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盜賊縱橫已半天下
而士木之工已廢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盜陷
郡縣官軍喪敗與夫縱兵四掠所在剽安者哉等而
勞思講求致理之時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
上之正使諸盜臣服江淮肅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
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一二者乎書曰

帝製龍舟于內苑則元氏之亡於茲決矣君子得不為順帝惜之

廣義

嗚呼陳后主隋場帝宋徽宗元順帝何代無賢

十五年

宋主韓公亮

春正月以黑廝為平章政事○徐壽

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

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蓋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死

教授鄭叵請正國俗不報

叵以大幹耳采儒學教官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毋叔母兄妻怨貽笑後世宜令改華繩以禮法不報

廣義

鄭叵亦可謂見之明者也胡元之亡卒坐于此拒酒絕色然則言之而不見聽者則果何益于言哉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固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緩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知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威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

發明

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前書徐壽輝稱帝于蕪水

自立者也此書以韓林兒稱帝見立於人也自立者不以為予見立者不以為譏同歸於僭耳此綱目狗名責實之深意學者思之

以達識帖睦爾為平章政事○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竄脫脫于雲南

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譎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貨產

薊州兩血○帝如上都○夏四月以定住為右丞相哈麻

為左丞相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

哈麻為相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順帝之狂縱而不能知哈麻之姦雖彈劾盈耳累不

為之動搖既排群議用之為相又以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信其謀議如響斯若使哈麻兄弟變邪為正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藥三宗以勸成王亦未必不能改其所為而哈麻既相邪謀益熾何哉書以哈麻為左丞相雪雪為御史大夫則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太不花官爵命蒼失八都魯總其兵

太不花以軍士之糧之故頗驕傲不尊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雪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蒼失八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為河南行省平章

倪文俊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發明 凡書死之予全節也朶兒只班死於王事而非偷生為自治之計者比矣綱目特予之者以為

後之臣子徇國者之勸耳

六月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元自朔漢入主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播

置之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

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

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

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後之普儒陶

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一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

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

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發明 易曰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

大祖皇帝憫斯民之陷窮借四海之分崩每不而刃以取

皇明 天下誠否極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啓

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之大幸也人歸天

取太平路則與攻陷者異矣臣

故表而出之以為千古之美也

廣義 昔孟子有曰為湯武放桀者桀與紂也嗚呼桀

有若殷紂之耳今觀胡元季世順帝元統以前其用

盧世榮桑哥之類姑置弗言且以元統以前其用

之凡百舉措何莫而非遊民者哉觀其敗于柳林致

河致使費用不貲卒無成功是勞役以斃其民也開金口

山東田十六萬二千頃賜大承天護聖寺則是奪民

之業以養僧其斃民也奚忍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

挑黃河二百八十里有奇則是竭民之力而妄費其

多更鈔法則國用不足而民之受斃也日甚製龍舟

而斃民於怨咨之日恣淫戲而斃民於祝詛之時由

是方國珍徐壽輝芝麻李張士誠之徒一皆覬知李

元政民之所為故各執井銜之見崛起章乘遽爾階
稱實富貴其心無救援之志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而亦徒毀其民於我
太祖皇帝耳所以然者天以我
太祖皇帝克肖厥德俾作民主故起自布衣以成
帝業得

國之正從古莫及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
之方謀渡江患無舟楫適俞通海率船千艘來降豈
不勝於光武之濠州耶干時中山武寧等皆干城之
器上下協心多助之至遂率諸將攻牛渚拔太平號
令明肅秋毫無犯時則有若蚩蚩安李習迎告嘉言是
雖鄧禹獻策光武不足多也嗚呼好生惡殺人之情之
常彼野寇鴟張思避者衆非我
太祖皇帝起而一之孰能一之哉噫豈特桀紂毀其民於
太祖皇帝也
太祖皇帝何容心於其間哉故綱目於
太祖皇帝龍飛以前不稱元而其後稱元者所以著我
太祖皇帝革命之由也易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我
太祖皇帝之謂歟

秋七月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夫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
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
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
子女玉帛而無關志遂倡為招舉之策耳不聽
發明
蓋元乃正統為著其國號而以列國之列待之
之者猶綱目之所予故群雄之反皆書兵起何况夷
總元命已去濠泗之間
其元命已去濠泗之間
此元命已去濠泗之間
此元命已去濠泗之間

元以建諸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任江淮繹騷南此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
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群
邑往倫陷亦恬不為意

九月元以紐的該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谷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

走安豐

谷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軍。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走安豐。

發明

韓林兒自立為宋帝。則綱目宋之徐壽輝自立。書討蓋所以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元而已矣。此皆君子扶陽抑陰。內夏外夷之深意。又豈可以作史常法視之哉。此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初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衛之至是。再從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賜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群臣急復報仇君子病焉。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綱目書哈麻矯詔殺右丞相。已不復有元矣。然脫脫前因與別兒怯不花有隙。德哈麻助已故召用之。自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今日。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脫脫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元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吁。可畏哉。

元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荊州大水

荊州大水

十六年春正月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老邪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湖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封爵固未嘗啓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執以是其罪由於於

發明

哈麻雪雪兄弟專權欺君罔上毒流薦紳其罪誠不可以已也後西僧以尊人主於荒淫殺脫脫以陷正人於無罪順帝亦無如之何至是謀盜熾將圖廢立幸而其妹泄謀帝始大怒遂省扶死網自變文直書伏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正亂賊之罪於已斃之後也其誅亂討逆之旨嚴矣

廣義 哈麻逢君之惡其罪固大矣又况圖為廢立亦天使之然耳懷奸挾詐者可以鑒矣

薊州地震

凡十日

天完主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

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為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為詔片不絕及士誠從平江搗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遂遇害

廣義 臣謹按春秋傳造其國都曰入書張士誠入平江者以見元人之無備也

三月我

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
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于兵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詢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
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
為應天府分遣諸將
取領江廣德皆下之

發明

否極上九曰碩否先否後喜朱子曰以陽剛居
否極能頌時之否若也其占為先否後喜天兵

既克金陵百姓按堵如故較之群雜志在子女玉帛
者天淵矣觀我
祖之諭耆老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
業毋恐於是民皆大悅更相慶慰是誠不是殺人之
也故綱目
書美之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書曰揆
我右來其無罰此之謂歟

方國珍降于元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
國奔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發明

兩日相盪大異也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未嘗有
此所以為異也蓋日者歲陽之宗人君之表天

無二日聖人格言今以兩日相盪則是天下未定之
象則其應莫明於此者矣誠所謂天下未定各分未
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夫以衰
亂之世民無定主天下恟恟則天之垂象豈不深切
而著明
也哉

夏四月元以搠思監為左丞相。六月彭德李實如黃

瓜

先是童謠云李生
黃瓜民皆無瓜

黃瓜民皆無瓜

元貞元年

四

發明 綱目書災異多矣未有書李實如黃瓜者李如黃瓜大異也衰亂之世逆氣磅礴固足以致異者况陰盛陽微而草木得以上干天地之和反其所常示其所變則其向之各正性命保合泰和者今皆潰之而不守所以一李之實大如黃瓜而不能傷其本然之理耳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可勝書則其垂戒之意深矣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遣平章政事左荅納失里戰死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爾乃還

發 遁者匹夫之事賊破杭州生民惶恐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帖睦爾既為丞相統治兩浙便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發明 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豫若秦已綱目書之初無異詞然當時不聞有備省之實魯未十歲而元滅則知天變之形其應甚速尚可以玩忽待之乎書此亦所以為後世鑒也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孫不華死之

續綱目卷廿七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行德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
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頭目罪狀總兵者恚之撤甲別將
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不整圍淮安勿餉路絕元帥吳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劫圍日急總兵者屯下
邳按甲不出遣使十螺九筆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
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扇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
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
閩中傷見執為賊所鬻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
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天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
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
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頗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皆
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
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對戰無事
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也又言淮南比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
者宜置軍民防禦使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
之寇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山

發明 死節必書勸徇國也 褚不華獨守淮安竭力
又矣 城陷而死其節不 渝糧盡援絕民無叛意則其忠義之固結於人
虧化之張巡不亦宜乎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下之大變也 帝之世兩書正旦日
食則其變異亦可知矣 是時元德既衰天下騷
擾順帝於無事之秋尚忽天變而弗慮况於此時安
能恐懼以脩省哉 綱目書此以見天道之於人君雖
至於危亡而猶不廢其警戒世主忽而不省則
災自絕其天也 明乎此然後可知人心天道矣

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

兵擊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
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
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
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

續綱目卷廿七

元順帝至十七年

三

論久不失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
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
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
皆潰散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
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三月我

太祖兵克常州

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
萬眾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
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
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
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
之遂下
其城

克破膠萊諸州元遣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等將

兵鑿之

劉福通將毛貴運破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元遂
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
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
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輕大臣解網事安逸社言路離人心濫刑
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
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言多剴切其事安逸
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
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備實德
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
安鴆毒之惑皆宜痛徹勇政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
平無事時此事宜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又自四方
有徵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
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惰不一而邀功求賞
則同是以有覆舟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
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
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
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

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
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
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
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禍何自而至
我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
正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
既而執政惡其許直
除山南道庶訪僉事

廣義

分註載張禎之言即賈傳所謂長太息痛
哭者也有言如此而不能聽胡運其傾矣

夏五月元以糊恩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我

太祖取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
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
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
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發明

太祖起兵平亂以來至一城則一城降抵一郡
則一郡服勢如破竹無與敵者始知人心天命

帝王之心心乎天下心乎斯民心乎誅亂有非但攻城屠
地而已也天下
樂歸不亦且哉

六月有龍闔于樂清江

光顯

風大作所至有火
如毬死者萬餘人

發明

坤之上有六有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
于中其道窮也蓋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元乃夷狄入

主中華至順帝之時陰盛之極如坤之上六故與中
國相爭而兩敗俱傷如此龍闔樂清非此之謂乎是
故通鑑不書而綱目必書者則其意有在矣即綱目
之所書豈不當時之得失
則世變豈不從可考哉

秋七月元大都晝霧

續通志卷之七十一

物如自是者旬有五日不辨人

發明

此蓋元網絕矣大氣凝結望塞不通以著其昏瞶之象耳不然天下至大有非一郡一州之比畫霧之起何不於他郡而獨見元之大都乎此理甚明無足疑者學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發明

直書曰降罪叛逆也豐乃元之臣子效死之日今乃背國降賊苟焉無恥不亦愧乎故書官而書降所以深貶之也雖然田豐背夷即華不可不謂之知所擇也故

但書其降不書其叛此又綱目言外之意也

元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特達識帖睦爾方尙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矣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定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大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

史劉希會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
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
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
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

元命太尉紐的該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
敗走至是復率眾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

我

太祖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交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
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
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
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發明

文俊專恣無君將謀弒逆此固天下之大惡也
曷為不書誅而書襲殺蓋友諒之殺文俊特欲
顯得其權耳非心乎天完而為其誅亂討逆
也故不以討有罪例予之此綱目誅心之法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木兒 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
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不信圍鳳翔凡數十重
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
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鼓譟而出內
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
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

發明

僖三十三冬經書李梅實孔子曰宜殺而不殺
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
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權必悖無以統
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
萬民矣其論墮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
患於早之意也今而於十一月之間草木黃落霜露
肅殺之時而桃杏有花豈非天失其道而草木得以
干犯之乎是時元德不綱群雄角逐五刑之失用莫

大於此矣此綱目所
以必書而不削也

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王珍守之
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
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元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以其子孛羅帖木兒

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
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
以禦福通荅失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
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現知
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
荅失八都魯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
俱兼防禦使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初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
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
能用後以中原道便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久至卒

發明

綱目凡卒而書爵者所以因其賢而予之也書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則其不負是職亦可
見矣此綱目
勸善之法也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

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
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

義	門	死	奪	初	年	章	反	沓	宗	死	井	蔣	城	之	門	得	兵	攻	四
於	於	於	也	非	小	政	經	許	經	者	死	氏	陷	兵	四	息	患	西	日
較	君	雖	有	有	大	事	歷	元	歷	以	同	及	火	自	面	至	甚	門	夜
之	而	不	熊	熊	二	追	揚	琰	段	十	時	接	起	以	蟻	是	乃	友	不
關	能	幸	虎	虎	百	封	恒	奏	桂	計	死	耶	關	孤	集	池	并	諒	勝
其	使	城	之	之	餘	知	知	差	芳	其	者	卜	知	軍	闕	州	軍	兵	奔
人	妻	陷	師	師	戰	事	事	兀	都	名	守	耶	不	血	徒	趙	乘	乘	還
豪	死	以	直	直	戰	國	中	都	蠻	者	臣	律	可	戰	步	普	東	東	敵
也	於	死	激	激	必	公	懷	蠻	百	韓	韓	氏	為	斬	提	勝	門	門	追
以	夫	而	之	之	勝	謚	寧	戶	戶	萬	建	乃	乃	首	戈	軍	起	起	薄
過	子	其	以	以	其	忠	宣	黃	黃	李	一	引	引	無	為	東	飛	飛	城
之	死	忠	忠	忠	忠	宋	宋	尹	尹	宗	家	德	刀	算	士	門	樓	樓	下
	於	精	義	義	義	濂	濂	陳	陳	可	被	臣	自	而	卒	友	來	來	關
	父	之	故	故	故	日	日	巨	巨	紀	害	女	到	關	先	諒	攻	攻	簡
	忠	氣	甘	甘	甘	關	關	濟	濟	守	居	安	墮	亦	分	軍	闕	闕	遣
	孝	固	心	心	心	獨	獨	事	事	仁	民	安	清	被	遣	西	兵	兵	扼
	貞	自	效	效	效	守	守	閭	閭	誓	誓	甥	水	十	部	門	捍	捍	之
	節	若	死	死	死	孤	孤	閭	閭	不	不	福	塘	餘	將	饒	敵	敵	俄
	萃	池	而	而	而	城	城	贈	贈	從	從	童	中	創	督	兵	晝	晝	而
	於	然	不	不	不	逾	逾	贈	贈	金	金	亦	中	日	三	軍	夜	夜	饒
	一	關	可	可	可	六	六	平	平	承	承	皆	死	中	中	南	不	不	寇

災異不虛生觀之春秋
考之綱目豈不信哉

漢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

先	謀	持	廟	禮	子	不	諒	君	一	諒	罪
是	僭	鐵	為	師	明	容	為	大	且	而	至
交	竊	過	行	值	發	已	天	義	遷	交	是
諒	乃	自	殿	大	明	故	完	已	竊	諒	始
率	於	後	稱	雨	子	不	將	定	威	反	無
舟	米	擊	皇	至	尹	忍	北	友	權	所	所
犯	石	帝	帝	略	氏	與	面	諒	據	以	容
太	舟	國	國	無	曰	之	事	何	有	著	於
平	中	號	號	儀	嗚	沐	並	得	土	友	天
挾	洋	漢	漢	節	呼	浴	立	而	地	諒	地
壽	使	元	元	既	君	請	乎	弒	可	強	之
輝	人	大	大	而	臣	討	世	之	勝	暴	間
以	諸	義	義	復	天	豈	此	雖	言	大	矣
行	壽	仍	仍	還	地	非	蓋	起	已	逆	
及	輝	以	以	江	大	天	萬	盜	私	之	
太	前	鄒	鄒	州	義	地	世	賊	壽	揭	
平	白	以	以	州	也	大	之	然	輝	而	
既	事	普	普	州	臣	變	通	亦	不	書	
陷	令	勝	勝	州	之	人	誼	自	能	之	
急	壯	為	為	州	事	之	也	南	誅	稱	
	五	太	太	州	君	所	交	禪	誅	國	
	逆	逆	逆	州	猶	孔	所	禪	誅	國	

廣義 兵誌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度德較善惡也

主則曲在交諒其不義孰甚焉昔項羽弑懷王為漢

高所滅今交諒弑壽輝為我太祖所賦項羽交諒皆不義而自取滅亡耳

秋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

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

兒守石嶺關以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也交

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

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

木兒以為用兵數年精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朝

察罕遣使論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

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參知政

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言其苟

受命不前進山南道廉訪使張禎上疏劾之安以

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

賊此國家大計宜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

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

三入所宜急誅之不報頑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

辭去居河中安邑山公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

而之流涕

發明

上書孛羅帖木兒攻冀寧則其曲固在矣下

書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言調兵言拒戰所以

著其專兵之意元朝至是蓋亦分別曲直使之各得

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遣使

和鮮之以見當時城否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累歲

交攻無所稟畏元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是果誰之

哉

續通志卷七 元孛羅帖木兒 三十三

卷之七十七 元順帝三十五年 三

廣義 抑考張禎於十七年上疏執政惡其許直左遷
山南道廉訪僉事至是不忍宗國將覆又上疏
以効奸臣可謂憂國之甚者也夫何元人視為
而不報意有臣如此而不能用則元人之失國豈無
哉自

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遣知樞
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
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
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不徹兀之地將犯
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
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
為則為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
兒走上都

發明 阿魯輝帖木兒犯順曷為不書反而書舉兵惡順
帝也順帝荒淫無度不恤國政乃獨夫耳故書
舉兵而不書反而然曷為以討書帝雖失德君也阿魯
輝帖木兒有詞臣也亂臣賊子不討則接跡於天下矣
此綱目既惡順帝之不君又惡亂賊之肆志也故直
書而兩致其罪然後是非曲直各得其所而權衡審
矣

廣義 順帝荒淫失德至于無可奈何乃委諸天命其
兵何以書曰討曰正
名定罪也夫何嫌

田辛 二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
知政事

時李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
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往聽丞相
帖里帖木兒調遣營
于鹿臺察罕街之

秋八月我

續編卷之七十七 元順帝三十五年 三

太祖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清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魏侵我

爾等其屬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

曲馬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

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

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

昌既而友諒為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請軍中請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傅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

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敗龍

興路為

發明

昔漢高帝告諸侯討項籍君子義之按春秋之

則責中國皆所以示急於討賊之義也前已書友諒

太祖師師伐漢則友諒為天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

王師之討賊也

廣義

昔考魏相有曰敵如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

百觀分註所載則知我

太祖為應兵而交諒為貪兵矣况友諒以弑主之賊我

太祖有伐罪之辭而中武寧又有曲直之辨則諸將勇

氣百倍其勝也不卜可知故所至如摧枯朽蔑不

順從嗚呼交諒以暴我

太祖以仁交諒以譎我

太祖以義一興一

亡豈無自哉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

積穀謀太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群盜自相攻殺

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

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
擴廓帖木兒直趨東平以田豐據山東父軍民服之乃
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特敵兵皆
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
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
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
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驪者太平子也先忽
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
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

發明 阿魯輝之舉兵前既書討則是其罪狀甚明不
綱目書伏誅以正其罪者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為
萬世立君臣之大防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綱目誅亂
一毫假借於其間哉

明玉珍破東川郡縣。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

太祖皇帝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
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是
無前以成剖竹之勢者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
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
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
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震多難之時孰不欲奮
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此道持
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
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
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
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

續通志卷之七十一 元史卷之七十一

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疫民以供大
 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
 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
 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
 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夫人心或致大業之廢
 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本以
 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驅策英雉親正人遠
 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雉親正人遠邪佞以
 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
 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廣義

太祖所移然則取天下者果
 可以暴而取天下者果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孱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
 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斂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六月彗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詔
 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
 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
 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
 待人安得入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
 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白氣如索起
 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
 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
 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
 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為子也晏璧曰當元
 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據忠効義乃出於草
 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
 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發明

報之甚薄者此固反覆之賊不足深責察罕自

恃惟誠待之不為過慮遂隨兇徒計中豈不深可惜乎雖然察罕忠於元室終始不渝復山東河南之地易於反掌是誠元之忠臣也使天假之以年則僭偽削平而舊疆恢復矣大業未究已殞厥生此亦氣數之使然也悲夫故綱目書殺而

冬十一月元擴廓帖木兒拔盜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夜其城執賊首陳煥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

發明 書拔盜都書執田豐予義也復讐之戰則為義戰故予之田豐無故而殺人之父今而見殺於

其子此皆天道昭昭不容泯者然則逞私志考果何益哉綱目揭而直書于冊則擴廓帖木兒之義暴白於天下矣

廣義 擴廓能復父讐如此則察罕可謂不死矣嗚呼

哉也

十二月元立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元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手國人上書言舊帖木兒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發明 國之有三綱猶人之有元氣則不能全生此固萬世之通誼也元無故廢元立弟遣兵送歸大義已失而三綱絕矣尚可以為國乎大敗而還何益之有如此元氏之

所以為夷狄而歟終於滅亡也歟

廣義 尚不能保况與人立國乎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癸卯

二十三年夏王明王珍天統元是歲并宋漢凡四國春正月明王珍

稱帝于成都

建國號曰夏
改元天統

二月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

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

珍引兵攻殺福通等遂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

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殺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

安豐

三月彗見東方

訓其志為益堅矣噫母為賢女子為孝子傳所謂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不意胡族而有斯人也哉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

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

計賊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
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

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
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

丞中

九月我

太祖兵取衢處州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贛玉胡翰汪仲

貴岡月卷廿七

卷之七

七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
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蕪者即遣使以書
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
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
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廣義 抑觀太祖克發州之日不遑他務首舉賢才以咨治
道帝王大畧無出於此且乎成功若建魏然孟軻氏
有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我

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
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
方國珍具舟丞相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
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萬石至京

師

廣義

大抵國以兵食為急而食又急於兵焉且承平
之時艱食尚不可况出師乎于時元食皆仰于
士誠國珍則太阿之柄被其執矣
而欲求不被其傷者未之有也

冬十一月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有

杜鵑

發明

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鸚鵡來巢左氏曰有鸚鵡來
巢書所無也胡氏曰傳曰鸚鵡不踰濟水東
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
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鸚鵡宜穴處於下而
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
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蓋南有杜鵑而北無杜
鵑也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由南而北今由
南而北天下亂矣此所以汴有杜鵑而邵子知其將
亂也杜鵑雖一微禽而天下治亂之所繫故不得不
書其與春秋書鸚鵡來巢大同而小異耳臣故併及

寶綱同卷十七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之

廣義

昔者汴宋將亂，鵲聲聞于天津。今者胡運將傾，杜鵑至于大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可乎？

○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帝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尊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發明

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其志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太子正位東宮，上有君父，縱有施設，未敢遽為。守名分也，夫何欲謀內禪，剪父左右，而成遵趙中，以附太平？而見沒意，是特宗社傾危，天下悖亂。正乃用人之際，而何無故賊殺其罪，可勝誅乎？若太子者，誠可謂無父。

無君者矣，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其君。

廣義

元太子以舉警則身命將墮，而加以癰疽內潰，雖有俞扁烏能起哉，可哀也已。

天完將陳交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交諒破龍興，欲徙都之。交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交諒陽出迎而休兵於城西。侯壽輝既入門，閉伏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

發明

友諒久畜無君之心，至是而漸著。是故知臣弒漸矣，故書徙其主。何所以正名分也？書自稱漢王，罪而盜名者，始無駐足之地。矣，以綱目書法之深意。

子庚

二十年。漢主陳天完亡。凡二國。春正月元紐的訪卒。

賣岡月卷廿七

元祐

廿

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二月元太平罷

成尊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彗見東方。元復以朔思監為右丞相

特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朔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墜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夏五月朔日食雨雹

發明

昭四年經書春正月大雨雹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膾靈電疾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弼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蓋日者人君之表電者疾氣之生元順荒淫姦臣專國天完微弱悍將竊權故下書有氣逆之變

發明

余關死節之事我朝宋公滿論之備矣至以表表在人耳目若闕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自到而已未有能明其死節者也至綱自書之則與下壺無異何哉關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急忽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未幾受圍危急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殉國有殞無貳况夫妻父子同日無義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下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行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

初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尉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接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濟南果陷貴遂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

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
田三百六十處特傳霄方駐于南鼓縣之魏家莊詔遣
使拜為河南右丞南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
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
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
亦死史臣曰搏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
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
發明 搏霄之死節表無疑者矣前史皆以刺殺為
身殉國其忠不亦盛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宋田豐破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

紐的該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丞
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宋毛貴破薊州元微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
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

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
遷微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登谷刺不花以兵
相戰於柳林貴
恨潰退走濟南

發明 嗚呼順帝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微四方兵入
衛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

近諸臣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厄
者則是順帝驕奢無度不恤國政而先已見棄於民
而民莫之救也雖然賊寇滔天已非一日元入不於
初發之時聚衆拒守而乃待其攻陷薊州然後徵兵
不亦晚乎此所以終
於滅亡而不救也噫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
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我

太祖兵取建德路。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

龍興

時火亦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童伯顏
普頴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亦赤疾而燒之城陷火亦赤
出走道童奔撫州謀
舉兵為追者所殺

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遂入據
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

元削右丞相太不花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悟良哈

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太不花
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
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
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
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
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論旨抵以成算皆不聽其
子尋董將兵分討山京入奏事語皆驕慢帝由是惡之

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為丞相
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詔令太平至
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
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
行樞密院事悟良哈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
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
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
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
皆殺之于路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太不花雖有急緩拒命之事
然非太平之所能擅殺也是時上無道深下無
法守賊民興喪無日矣而順帝恣行逸樂殊無可否
而故縱庭臣之報憤削其官足矣殺之何罪乎此蓋
小人之心逞其私智迺相報伐必欲置之死而後
已正人蒙難可勝惜哉殺非其罪故不去其官

山東地裂。六月朔日食。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大
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攻沁州太
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降火數千里
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等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心聞喜絳陽及塞井陘社太行
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
兒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秋八月蒙陰縣饑

斗米金一斤

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感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
于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
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入朵
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朵列以
戒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正其罪不聽
御史王彛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恩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真時之治亂觀之日
恩監秉約外則疆宇日促內則帑藏空虛思監

既居相位無所匡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其
其篤錘庸才故也綱目於恩監免官之事持
有罪是亦貶之之意爾謀
國若此惡在其為相乎

十二月朔日食○我

太祖取婺州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寧國歷徽道蘭溪至婺進
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
學延儒士葉儀永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
等為訓導時衣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無不忻悅

太祖既無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
亮城雖以武而定今新安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
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安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
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
下城得一郡不妄殺一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
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

元順帝... 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
發明 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天

太祖撫定群黎建興學校延接儒士大闡文明其施為已
太祖集諸將宣諭之言則其不嗜殺人之類皆帝王大度

之表其度量又異於常人矣凡若此類皆帝王大度
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賦企及此網

太祖取藝之日備述於下則我
太祖盛德太業蓋有由矣
帝王自有真詐不信然

廣義 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天下乎
曰不可何謂智權謀術數是也何謂力府庫
兵是也曰德焉而已何謂德曰行一不義不殺一不

軍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
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
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發明 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

亦不能附益之也然歷宋而元歷年四五百其間有仁
民愛物敬天恤政之君豈無河清而不見於綱目是

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
順帝書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三君獲罪於天宜得

水旱凶災山崩川竭之譴今乃河清則是反常也故
以為異特存耳此一事也在不脩綱目則為慶祥君
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因元
之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大饑

賣獨月... 賣獨月... 賣獨月...

二十二年春正月元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既和解之
思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
思齊論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
兵攻良弼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發明 是時海內大亂兵禍滔天上下相與協力扶持
猶懼弗濟而二將之所為如此何哉故書攻則
見思齊之啓書敗之則見良弼之無君然
則二將之罪為何如耶書之所以交罪之也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統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
不與相通復立朝以祀壽輝至是色自稱隴蜀王分兵
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路陝西參政
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太白經天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災異顯仍而繼書于
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
順帝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空中有聲山
東地裂大饑疫太白經天迭書于冊使其惕然感寤
其可也人主觀此可知所恐懼也哉

十九年春二月元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欲倚以澤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
道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

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
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劉令嚴射所莫敵今又東
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

寶曆元年十一月

卷之三

七

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

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款水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

求能相自信故也今既誠信求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

既曰何自懷疑而資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

者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好也悉却之

發明 帝王之量猶天地天則日月星辰麗焉萬物覆

之馬也國珍遣使獻地歸附我朝遣子為質則却

矣豈若雖測管見者所可彷彿之乎臣故曰帝

王之王猶天地良以是也綱目特書蓋羨之耳

廣義 太祖之待國珍則知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

均用既殺均用遂與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

而食 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湯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

發明 蝗為國災取於民之效也是時軍旅彌興調

曰善遷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

舍惡遷善以補所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

綱目於蝗一物之變必書于冊示後世天人感應之

理其可証當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

斤往救死之

...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往接
 破走其兵特鎮南王子大聖奴也我中開門出迎伯
 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
 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
 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
 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
 紙括靴底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
 兵破賊不花的斤與大地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
 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
 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
 行臺乃撰兵向其母間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司印送
 發明 邑凡無一往救而不花的斤獨能救之則其忠國
 賤乎故綱目持書死之以為臣子殉國之勳也
 廣義 伯顏不花的斤可謂烈士矣夫矣其告母氏之
 發明 嗚呼星之變至是益甚矣去年二月書彗星
 六月書彗出紫微垣是年書彗見東方是時天
 下分崩生民塗炭而怨懟之氣固以上干於天而
 彗星出矣元之君臣方且沈湎淫失而脩省之事漠
 乎無有然則上天之變將視之為虛無而不
 知弘救者乎此所以淪於滅亡而不悟也噫

○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孛羅帖木兒擊降之○夏
 六月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帖木兒與李
 思齊合兵攻貞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
 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即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
 翁高合李思齊兵攻之貞遂降

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

初友諒忿其疆場日感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
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
戴竹看禦矢石攻城且築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
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度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
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
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
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接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
鄱陽湖之康郎山戍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
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哺東
北風起潘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
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
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
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
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
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
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
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子陳榮以下悉
以獲船軍馬來降定邊陳亮以小船載其屍及其子理

太祖復進兵圍之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通例也友諒
國弑君之賊不思自治而乃親帥逆徒圍我城

天討之

邑此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是誠
所宜加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

代時

所以深貶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都殊不
知以逆賊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軀而巳矣享國

不以求

焉足惜哉後世之恃徵倖以為取勝之道者可
以鑒

矣

臣觀友諒忿其疆場日感傾國來與我師相戰
其計可謂窮矣嗚呼螳螂怒臂當轍烏能保其

粉邪

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

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璘
 殺平章政事而方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
 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為所害乃為請于朝至再三不報
 誠不即傳羅帖木兒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
 侍郎傳羅帖木兒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
 誠不即傳羅帖木兒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發明

三月彗見東方今茲山東赤氣千里是時天下
 亦未嘗無告戒之意耳順帝
 尚可樂禍而不知恐懼乎

元李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李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
 雖屢詔解之而警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
 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
 馬兒殺之

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
 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
 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
 令御史大夫晉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糊思監
 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發明

殺出太傅之平者責實也太平受諛而罷無罪而
 殺之可見太子之書殺而則其受抑無辜

廣義

是太平知禍將及數辭位養病于家其見可謂明矣
 夫何太子追憾愈深必欲殺之而後已無乃自伐其
 國者矣曰太平之殺殺於太子然則何以書元而不
 及其太子歟曰書元而不及太子者惡順帝之不綱於
 其名也意父子君臣大網也其不幸既絕尚可
 以名人也意父子君臣大網也其不幸既絕尚可

十二月元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事亮堅帖木兒皆逃

時宦者朴不花素驩內侍太子外結朔思監驕恣不法御史禱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重臺諫者祖宗之所建不顧以二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敏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橐駝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爵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海內皆知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區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

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一必効力天下不可欺也臣自老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于其肅老沙遂與亮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發明

者必自思曰祖仁之言果忠於我歟抑我則當黜之乎忠於我則當賞之非一槩黜罷是豈待賢之道乎警其餘今乃不顧是非一槩黜罷是豈待賢之道乎故書然而行不聽則當致仕而去豈見幾而作者哉故諫不能然茲因罷出相率而逃又豈見幾而作者哉故直書曰逃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也

廣義

遁也然則逃於孛羅之軍果何道哉厥後伏誅自取罪其

甲辰 二十四年 漢主陳理德壽元春正月我

賈周

賈周

九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時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達
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瑄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
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
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
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
鑒其失宜憻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
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
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
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
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
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廷遷等詣軍門請降凡府
庫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
林進

太祖曰未富而驕未貴而後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而驕既貴而後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曰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
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有緩
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追我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
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入各偷生
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
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
乎簡失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
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
之善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我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流而簡亦能言之武昌賊
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奇謀不用簡信而遂輕儒者
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信而遂輕儒者

綱目卷之七十七 元順帝至正五年

太祖自十七

發明

帝王之興其志其謀迥出於尋常萬萬者以其

太祖自乙未歲起兵十年于茲除殘削暴功德日隆而居

尊之意猶未遑也迨至群臣屢請不得已而從之則

其心豈苟處而已哉志在乎解天下之倒懸云爾於

是既建國號即往徂征陳理南降兩藩悉定而其安

與之抗衛乎故網目備書以深予之

廣義 嗟夫帝王之興臣以宋元二代考之則是四百年

餘年矣我太祖之興漢足以應其時而合其數也不然何其天錫勇

智入主中國而如此之盛亦未有滅胡之主而如我

太祖之聖也方是時也我

太祖功德日隆可以即真矣而猶不允諸臣之勸進者蓋

以知乎王業艱難不可自足即大禹不自滿假之心

也首欲脩禮法定人志即成湯肇脩人紀之意也願

武昌之民其發鉅橋之粟乎辭鑿金之林其却西極

之至者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此之

謂歟吁觀我

太祖之所以興則孟氏之言斷不誣矣

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詔擴廓帖

木兒討之夏四月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

監太子出奔

初搠思監徇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

忽都等不執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

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賂

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

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

誣遣大白其非罪太子怒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

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

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擲思監所
為非出帝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
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
北口東走與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
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
得糊恩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
遂復李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秃堅兵自達德門
入勦元主于延春閣瀾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
事乃引軍還大同

發明

上書削李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雖繫由太子
特未見其罪也又書李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
子出奔則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
李羅狼子野心太子既不能思所處之而乃遽然削
爵自速其逆由是而召釁總禍誰實尸之糊恩監羽
翼太子不為無罪亦足以殺其軀而已至於跋扈向
關君父憂惶太子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君父方且奉
頭鼠竄草間求活而非擴廓諸賢戮力討賊則元氏
必不血食太子萬死猶為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觀
則太子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設國若此尚可不如諸

廣義

大抵太子養德春官視膳問安乃其職也今
其紊亂朝政則父不能為子綱而父子之綱絕
矣李羅叛逆親犯闕廷乃其罪也反如其爵位之尊
則若不能為臣綱而君臣之綱絕矣故曰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維
有藥吾得而食諸信矣

五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李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

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
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頰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
閔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閔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秃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
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引兵屯居
德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

元主亦泣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以止之李羅又使翰
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
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
學士為之遂以李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
軍馬老的以平章政事亮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
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李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秃魯帖
木兒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
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發明

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存焉用是
而觀則李羅固為有罪而太子不為無罪矣順

帝有是子而不能制有是臣而不能誅所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焉天

下安有久而不亡也哉然則
順帝誠可謂寄生之君耳

廣義

抑觀于時海內正瓜分帛裂之時也太子不此
之慮反欲篡位而邀成莫大之禍可謂至愚極

闕者矣是雖免於高貴鄉公之慘
而所以為國亡之媒者殆有甚焉

秋八月朔日食。吳王士誠逐達識帖睦爾以其第士信

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屈死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詣事士誠受其金
帛數媒孽達識帖睦爾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
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
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普
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
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
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
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
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
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為福建平章境
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又遷南臺又逼於士
誠而死然論者以其
死較達識為差勝云

發明

達識帖睦爾為江浙之左相則是兩浙民兵皆
其所轄而為士誠逐之則亦可愧之甚矣故削

其官以見其不能守是職也普化帖木兒不汚偽命
仰藥而亡故書不屈死所以予其節也考之命註達

識聞普化之死亦飲藥而亡何以不書死之然達識
不能死於見逐之時而乃死於已逐之後則與自經
書不子其能死也其旨嚴矣

乙 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發明

是時順帝不恤國政淫虐無已故一月一星見
於日旁以警之然順帝則不知成也書之于冊
亦姑以見上天
示變之意云爾

○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幽二
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
道而進自率廣廓帖木兒兵由中道李羅帖木兒怒遂
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
章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充堅帖木兒率
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廣廓帖木兒兵也
遂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帖木兒兵也

惟遂勅兵歸求平遣人西連擴廓來廷遂揚諸軍
大張李羅帖木兒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
何盜營虹橋以符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
顏李羅帖木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侍后亦數納
委文於李羅帖木兒始還官。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
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合
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立壘關陝之
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相漢荆楚川蜀淫名
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
不恩蕪蘭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
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
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倦倦為言者獻忠之道
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
三也請以近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掇國至於不父其
父趙有以血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
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
憂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聖嗚呼是豈可以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裕而祀之

發明

嘗火替者正夫以事初未嘗見於網目今特書之者記大

於自藥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此其所以蔽固日深危亡日迫而終不能奮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秋七月元

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迷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酌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廷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斬之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發明

者誤蜀者也故雖崇翰挾私殺之亦書伏誅以

正其罪今李羅等稱兵犯順專輒無君此蓋王法之所不原者直書伏誅深罪之也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誅亂臣討賊子之深意爾

元皇后弘吉刺氏崩。九月元太子還火都

元主遣使函李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廣義齷齪雖貴而元氣為之蕭索矣其然保有厥躬乎

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

分省慶元

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

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進南一應軍馬凡默陟子奪悉聽便宜而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元立奇氏為皇后

改奇氏為蕭良哈氏

二十六年是歲春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元擴廓帖木兒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

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烈

賣岡月矣十二

元主遣使

首拒命

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際遂成
擴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
烈伯孔興等皆良弼合擴廓遣關保等兵渡河且脫
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第質于思齊等連兵拒守關
保等戰不利思齊請和辭之齊開通川蜀道路尚齊
吏部侍郎掩篤刺哈特詔諭思齊時禮部侍郎滿尚齊
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
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發明 嗚呼欲知國事之興廢當觀人心之從違是故
相從亡國之君人心之懈怠而薰蕕冰炭之相反此固
理勢之必然也觀擴廓調兵不應則可以見人心既
失天命隨亡而不復可以為後世鑒
明矣故謹書之以為後世鑒
廣義 于時元之天下三分無一雖有其位蓋亦寄生
私之忿其有愧
于廉藺多矣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
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

高郵府及濠泗徐
穎諸州皆下之

五月我

太祖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
鮮知其行而見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
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使民以時真治國之
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
良規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
誠萬世之師也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不知學為君者但知關土開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知聞也

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控惚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略迥出前古而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法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

事。九月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

有星孛于東北

發明

順帝之時雨雹地震數見綱目阜乾為虐相繼而起大都杜鵑異之甚也有星孛為變之甚也

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為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殺邦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順帝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脩惜哉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我

太祖取湖州諸路

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早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驕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我

取湖州諸路

取湖州諸路

五

太祖立宗廟社稷

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
 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
 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
 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簡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
 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
 之玩欲心一縱亂為奢侈起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
 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
 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
 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孝類義於兩廡壁間
 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
 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
 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
 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
 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發明易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

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
 義也是時

太祖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四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
 散之疑

太祖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
 目書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豈剽悍禍賊徒知
 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宋主韓林兒卒

發明然明玉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為列國也
 而宋無嗣也無嗣則絕其嗣而宋國亡矣故於其卒
 而不書其嗣則其義蓋可見焉嗚呼宋國無嗣而使

宗社夷之於人可哀也
 已如春秋書郭公同意

丁未
 二十七年夏主明昇開熙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其聲如空
 中戰聞者

發明

入網目以來災異多矣然未聞書天鼓鳴者天鼓鳴大變也天下之乖矣可知矣詩云昊天不弔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嗚呼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當時元室已亡不絕如綫而天意亦為之告戒者則天之至公無私之心可見矣網目書此以為後鑒於元乎何誅

三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吏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監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備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發明

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而孔子又曰舉賢才然則古之聖人未始不欲得人以為輔治也是故為政以人才為先立國以多士為美欲得人才而求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焉我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取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攘逐胡元而饗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

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

撫軍院

續編目錄

卷七

卷之二十七

三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接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
 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
 帝潭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
 故太子深街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
 兒及額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
 之廣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乃命
 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
 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
 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
 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廣義張大抵肅宗靈武之篡固為不道既篡之後則有
 襄故能克復西京而唐之金甌得以復完者將相得
 人故也今焉將相視張則子儀李泌諸公不啻斥鷃
 之於大鵬耳于時海內瓜分不可收拾雖欲篡位不
 可得也其能如肅宗之復還舊物邪徒負惡名其識
 短矣元之太子可謂下愚不移者也雖然要亦天降
 喪亡故使日昏其德夫豈偶然之故哉論者以太子
 為不足責可也

九月我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徐達常遇春異圍平江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平章
 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
 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仕
 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發明

盟齊宋不事大國故絕之夫以執之是非決於

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
 也凡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士誠獨名是亦有
 罪焉爾夫以

太祖起義為世除殘以安天下雖遠近征鎮猶相繼來歸

而吳介江雅之間不與我朝之會者十餘年及天
 下甫定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
 罪也非滅國而見執者比矣此綱目發春秋之意

冬十月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
是其部將關保高者皆叛之高殺衛輝彰德守將
欲進襲懷慶聞關保高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
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
諸職沈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為
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雖住虎林赤統之河
南諸軍李克彞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
諸軍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既掃除羣雉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
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
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
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
天下者也自宋祚頽後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

我
周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
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
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入君者斯民之宗主朝
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為如彼豈
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
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君之離天
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
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猶
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
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兢兢兢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志於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
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
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
形勢之地今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印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

資治通鑑卷之七十一

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父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
我讐挈家北走陷溺本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未安於中華非以安之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之命中國之人雖非華夏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象古色日雖非華夏
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
之人無異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
之入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揚瓊率荆湘
取之廣西

發明 嗚呼自胡元倡亂入主中華裂衣冠而為左社
發長子幼秦定以臣弑君天膺以弟醜兄至於大德
兄弟子孫之共憤而其中相晉恬不為怪此誠天地之
變人神之共憤而其中相晉恬不為怪此誠天地之
蓋否極而泰復來剝終而復必見孟子曰五百年必
大聖人而為中華禮義之生今而撫有江南未定江北由

是命行出師北伐中原伏觀論民之旨則其倦倦於
憂世救民之心切矣是誠人神之憤久屈而復伸華
夏之風既絕而復續焉耳此蓋綱目
之所必書而臣愚之所僭論者也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

太祖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時所行
至是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
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傳御史
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
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奸貪之吏得以資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
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
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父遠之法又謂臺
憲官劉基章溢周楨等曰紀綱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
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所偏

續綱目卷之二十一

曲則紀綱法度發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
苛察以為智若竊成郵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
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
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
定戊申曆來上
遂命頒行之

發明

朝承元大亂之時布更新之政治歷明時安可緩乎我
太祖深為此懼遂命群臣詳定律令頒戊申曆皆所以急
書於策以深美之

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太祖方國珍之初降也約曰抗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抗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規我虛實

我

太祖累書責其懷姦狹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
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温台慶元諭之曰爾
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
副吾所願也此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
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
國珍惶惑失術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
瑄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
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有定所據
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取福州

發明

天討之民宜加者心也國珍約降而復叛負固不服誠
而王師安得不服天下也禁暴除亂詎非
王者之師哉故所以服天下也禁暴除亂詎非
特書曰討

我

特書曰討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時孫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
取澤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
既定明年達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
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
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
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可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
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
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成亡之道
不一也曰文龍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
亡國而順帝蓋兼而有之以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
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微端之下必
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
糜沸鷓鴣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
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掣趙
拔燕不敗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發明

天下復一掃胡元之禍習振華夏之英風紀綱既墜
而復起衣冠已壞而復新誠天厭夷德挺生
大聖人而有挽回三代之清風也至是百三十年治隆俗
美物阜民康而律曆熙熙同歸於春臺玉燭之中者
太祖之貴澤無窮豈不
極其盛哉敢併及之

廣義

太祖創業垂統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也考諸史冊其大
要十有二焉伏觀自起兵渡江即以安世故民為念
故進克金陵諭民各安職業民心大悅而更相慶慰
進取婺州遂興學校而人心無不欣悅繼取衢州即
召儒人而治道有所咨訪制驕侈於建號之時合大
禹養民之德求遺書于女華之間契武王討道之心
立朝前所以報本也不欲奢侈而務崇節儉定科目
所以舉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效送還元之宗室
而懼死于士誠非我
太祖雅量之洪乎有定法律章程而追比于公非我

120
21
47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七終

皇明嘉靖壬辰歲

皇明嘉靖壬辰歲
仲冬慎獨齋新刊

太祖陰德之重乎
施恩德於異類其待從化之民也何其仁視彼動輒
視帝而上封若孫為崇禮其待亡國之裔也何其厚
皆根本之盛也根本既盛而枝葉豈有不茂者乎是
保黎民于億萬斯年也荷歟休哉

